經鉏堂雜誌

刻經鉏堂序

夫吾人立身寓内欲表表自見者舍功業文章何居焉垂紳正笏之士率諱功業而視筆墨為敝箒笈冠長衣之士率諱文章

而薄薦紳為麈飯此皆見其偏不覩其全者也吾竊以減獲之亡羊而例視之矣求之於古工文章者如牛毛而以文章兼功業者若兎角然寥寥乎其不多

見也他姑不暇具論即以吾湖言之湖中多丹山洞府金砂銀石故石屋祖師隱于霞霧葛稚川隱于菁山范蠡討然隱于大遊以謀霸業遂藐為計籌山至

今存焉若𪉖爾兩君偰顧爲此州刺史歐陽公所謂江外饒隹郡吳興天下稀著夫亦道其地之靈也哉以故文章懷儁衆㸔人今世詩宗沈約孟郊畫宗李

郡邢明徐賁瀟灑稚素亭翁皆彬彬文彩而胸中丘壑縱橫萬狀非若他郡章句之學人趨家而人步之者也而責諸人於鐘鼎之業太常之勳則或起之九

原而無以應我矣乃於宋得一人焉倪文節公是已觀其經鉏堂一書論朝事則有忠臣愛君之心論家政則有君陳孝友之念論山川則有遺世獨立之志

論世味則有藻鑑人倫之明繁而不亂約而有規其辭爽以勁其氣簡而舒信文章之大家鏞庸之長技也是書也蓋淂之晉友陳仲醇云仲醇博雅有書癖

上自經史下至稗官靡不旁搜遠採最愛是書余讀禮毘山中即柳惲讀書處也偶放舟訪神醇于嘉禾仲醇出是編授余曰是且未有梓公湖人宜為湖梓

之余持之歸反覆讀不忍釋手
每讀一段則飲醇醪一盃嚥之
欣欣然自得也既喜文節之文
章欲觀文節之行誼而稽之往
諜則文節官宋之學士風操凜

凜爲一代偉人若傳記所載者讀之猶有生色當時忌文節甚衆而如石中流無所倚萎聲聞愈藉藉震人耳矣豈非文章功業並茂者耶遂以其書携至京

邸拜
命雍陽政事之暇取而卒業益
沾沾自喜謂我非仲醇安得是
書而字多差訛亥豕相接適張
文學自楊文山中遠潞水上謁

余文學胸次富有墳典丘索乃
以是書授之梓焉凡三旬而羽
化者全蠹食者完矣又三旬而
剞劂告成殺青斯竟矣余覽其
成喟然嘆曰士患無文章功業

耳何患不傳自有此書以來凡幾百年矣而流徙不亡則人必有仰其功業文章而不欲亡之者至于今則仲醇仰之而授之予予仰之而付之梓張文學仰

之而校以歲俾醇與予不佞之
志安知後之仰之者不如今日
乎而是書終于古不亡矣書既
成册移書兩兒乎曰爲我藏畏
山中盖山必有所托而名焉故

霞霧以石屋名著山以稚川名計籌山以越中兩大夫名是山也安知不以藏書名乎然乎之景仰于文節固不徒以文章也儻後之人止以文章觀之是魚

鳥之靚毛嬙已失其真者已是

爲之序　耳

萬曆庚子仲春花旦吳興居實

子潘大復書于襄陽官署

倪文節公傳

倪思字正父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辭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脩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實録院侍講初孝宗以戸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内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樽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
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横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佖胄先以書致殷勤曰[illegible][illegible]幸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恐方拙不能狥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佖胄或勸用近例思白私門不可登剡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槀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賍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
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
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
甚至于恩父者設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
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曉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宜飭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擅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嫌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從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擢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蕃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旨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經鉏堂雜誌卷一

宋雲川倪思正父

孝廟聖德

趙八觀察師禹嗣秀王伯圭第五子見訪語次孝廟聖德數事徵臣頃荷孝廟親擢所見者外廷事耳若宮中之事不能盡知既有所聞敢不登載以備史官之闕

一事

高宗初遇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一半謂如御服所

十人撥五人綵鞋所八人撥四人之類既撥往內侍
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
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請受國用
何以支吾竟不復補

二事

高宗綵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綵鞋兩月
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

三事

孝廟既過重華宮唯一淨齋終日晏坐其間止有一

卓案上省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笏鉞兩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書不可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廟渡江成中興之業功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

四事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

哥尋常不曾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匱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

五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聞得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不可強壽皇云此 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歲豐稔

民間稍康所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良辰美景亦須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一事也

六事

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莫不嫌

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桌雖極豐腆所食不過一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頻相會也

七事

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

八事

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緑酒㝷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緑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径

殺止二三而已

九事

近璫奏當循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内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關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循不必關聞南内遂以重華庫錢計料撥盖更不官差一匠及一夫

此九事聞之趙觀察因記小臣淳熙末備數

翰林權直宣至選德旁一小殿忘記名是時壽皇方持高廟之喪衣白麁布巾服白麁布背子殿側一間有小小榻只是麁黑漆上設青紬坐褥三條麁皮兩片而已以趙觀察所言驗之則孝廟恭儉之德表裏如一過漢文帝遠矣

孔顏

學者自幼師慕孔顏孔子畏於匡厄於陳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大以大聖大賢猶不免困戹如此而卒以大聖大
賢者為其遭困戹而不屈也然則困厄果非學者之
恥唯當學其處困戹而不屈者耳

子思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
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
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
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
益莫大焉惟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

言道矣

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重若夫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深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孔子建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今人亦見朋友富貴趨附之惟恐[illegible]

寧復有此高見耶

原憲

原憲貧居子貢連騎結駟而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對曰衣食不給者謂之貧德義不進者謂之病憲非病也貧也子貢慙而退子貢固陋矣若憲者宜付之一哄可矣未免與之辨對亦未為高絶者也

顔斶

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illegible]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

對曰夫蠋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蠋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蠋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比即晚食以當肉徐步以當車之顔蠋耶抑別一人耶

蘇秦

蘇秦貧時親族薄之及佩六國相印而歸前之薄者
頓焉加禮曰吾見季子金多也季子金多於貧者何
與一旦見金多頓爲之加禮宜爲秦所鄙笑而得以
金多自驕也

李斯

李斯入秦值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在逐中亟
上書引物連類言客有益于秦而無害秦遂用之自
此致位丞相官成名立矣其後爲趙高所讒下獄父
子俱戮東市將刑語其子吾雖欲與若復牽黄犬出

上蔡東門豈可得乎其言悲甚嗟乎使斯遭逐時不上書乞留不過為布衣其牽黃犬游獵於上蔡東門可以終身無悔及其見留遂致身榮顯而父子俱戮致坐一書之故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始斯為書生見倉鼠而興感則其志專在利祿故其見逐而上書恐不得利祿也後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恐失其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終不免於大僇可以為貪利忘義者之戒

賈誼

賈誼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鵩賦之後豈其涉歷世故
益於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故文帝前席自以為不
及也與其初欲改正朔易服色時所言時政必大異
矣

延篤

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夏商之
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
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

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高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我未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来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篤傳有契於心每三復焉當是時達如陳蕃李固窮如范滂輩皆不能免獨篤優游里閈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逃落隐去之故也

孔明

孔明輔後主先擇賢者在人主左右其出師表曰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深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此孔明輔後主第一法也按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握國柄者苟不廉儉何以率下苟通賂遺是非必

且倒置何以服人又小人讒毀君子疑其營私今乃了無所營讒言何自入手此孔明輔後主之第二法也

又

先主三顧草廬時孔明年甫二十七歲名望之重若老成舊德其亡也止五十七大抵人才見用於時不過三十年古人四十而仕七十告老其間亦止三十年孔明自二十七遇主五十七而終適滿三十年豈其早達故不享上壽耶今人無孔明才德若徼倖早達

畏大可畏哉後世仕官不免待次若計在任實歷三十年矣亦自難得僕二十登第二十九方得禄中間待次閑居又十餘年計實得禄未及二十年豈造物者欲壽之耶若使登第便得禄又無齟齬三十年已歷則大可畏矣

三諸葛瑾爲長弟亮族弟誕

諸葛孔明仕於蜀至子瞻死於忠義諸葛瑾仕於吳至子恪死於誅戮諸葛誕仕於魏及其身以兵死三諸葛皆禮之後分存三國皆不免覆家僅孔明仕蜀

從劉氏合乎正義乎臨死於忠義為得其死擇禍莫若忠當以孔明父子為法也

孔融荀彧

孔融曹操不能去孔融豈不知曹操險詐可畏而每侮之者知其終不免也荀彧每事輸忠於操助成氣勢而後其終亦不免於死識者不知責彧而責融以不能全身遠害何哉

張季鷹

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

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予嘗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有生前一杯酒身後名且不求況身後利耶

許敬宗

許敬宗與瀛洲學士十八人之選觀其對帝丘之問

蓋博學多聞者位至宰相壽八十餘人許其才天假以壽而乃列姦臣傳不得與房杜為輩真可惜哉

一 杜牧之

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頋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一 白樂天

樂天平生無一不可人意者詩爽既高立朝議論

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盛
牛李二黨取其長棄其短雖與之從游而不爲所汙
亦不深爲所害晚年優游分司有泉林勝景之樂而
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
亦不爲不貴是真可慕羨者也

又

樂天直節全名深識遠見真可師慕第不免有聲色
之好平生事事皆如意時以無子爲苦以此知佛謂
此土爲闕陷世界真不妄也

張志和

吳興人指南門二十餘里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遠山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上當八九月秋氣澄爽尤可愛翫特恨無志和詩筆胸次耳

柳璨

讀唐書至柳璨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於是知為小人之果無益而其自知亦甚明也

林希

曾布在元祐已作大從官與東坡為儕輩章惇貶元祐諸公欲其行辭下除掖垣希意圖進用遂俯就之既草東坡謫辭擲筆曰壞了平生名節也其後僅遷丞輔大從官與執政相去無幾名節一壞遺臭後世明知而明犯之甚矣官職之能壞人也

後山

後山與趙挺之俱為郭槩婿後山一生連蹇章惇欲一見後山竟不詣高節如此挺之附麗至宰相然至今日為小人以此知富貴不足道也後山在京師寒

至無衣趙挺之妻送衣與後山妻後山却而不受寧忍寒其清又如此可師仰也

介甫

荆公字説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狗也若其間説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理其更新法若顧役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覺其害海外四州自舊不曾顧役前十年守臣奏民間陳乞欲從中州顧役朝廷從之當時攻之者一切以為不可行力排之此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溧水金陵

温公退居於洛十七年荆公罷政歸金陵亦十餘年

温公不唯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

荆公不唯得罪公議其心實愧良多身雖逸而心無

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為鑒

東坡楊畏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

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唯是之從而

不狥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

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狥與其所以為小人也

邢恕張商英

邢恕初從温公伊川游號為善士後入紹聖黨為凶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間反得時譽人之善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汪彥章孝(?)漢老

二公皆名士特其初出蔡京之門一時干進以詩文

黜談者戮矣其言無所不至後皆不敢編入文集而其子孫乃有拾遺者竟不免流傳於世欲人不知莫若勿為信哉斯言

臧穀

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嬉其為亡羊一也余謂不然亡羊雖一而挾策讀書者終勝於博塞以嬉者今有二人焉一人為善一人為惡皆不免於死然為善者終勝於惡者也

炭小五達者

帝達有炭市人大駔謂之炭小五家累巨萬京師未破時先十年炭小五竭資妄用年年之間蕩盡而京師遭虜寇家貲多者括責金銀殆不聊生反以為苦所謂炭小五者貧無所有反不招累豈其有先知智數耶抑其敗與時變會而適然耶

趙向地契

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大原人靖康初攜家南渡兩家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南渡時日

至扳復還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今七千餘年藏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歸空之理為長也

王昶戒子姪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

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
觀昶所以戒其子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
以為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殆未知此理
也

盤谷序

儒者立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
致其說曰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可謂平正不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于人名聲昭
于時窮則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個徉而不苛獨不可

為趑趄囁嚅之狀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耳

又

盤谷序敘窮達二致可謂曲盡第以翁白黛綠列屋閑居妬寵負恃爭妍取憐為大丈夫得志何其小也此乃李愿之見退之特述其言耳故首載愿之言曰云云

秋聲賦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

通患也夫力所不及而思徒思耳智所不能而憂徒憂耳吾嘗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而遽老未老而先衰坐此故耳

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閑猪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真愚也哉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
強顏悅憎怨擇語防讐敵衆欲苦無厭有求其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杳茫富貴何意得歐公詩蓋身履而不知之
者

一字至十字詩格

詠竹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惟慢翠錦戈矛蒼玉

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閒飲酒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蔭霧局壓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来但尋松菊君諭檀欒之操無越於君欲圖瀟洒之姿莫賢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髓天地鎔鑄鬼神刻畫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鬭額敲如溫玉聲清洗似精鋼色碧花邊砈爾似奇品林下磚然無俗格氷霜憭冽

堅操不移塵土昏眞孤標自隅兒傲獨立見劉侍中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睹冀士常命汝白聰從今日衰翁且對君爲佳客

右見文與可丹淵集東坡云有好其詩如好其畫者乎近滁陽林守送此集來置之按間試閱之果有佳處卅字至卅字格他集未見姑録之

宋　霅川倪思正父

食時五觀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

所食者雖無羨蓏亦自可將處貧之道也

訓子弟

端謹謙和勉進學問可以為良家子弟矣本之不立縱復俊敏墮於輕薄子之刻則才為累識者不取也後生戒之

書座右

學貴有常然後日新有常與日新若相背馳然非有常不能日新也

易

有來問我如何學易自何而入何從詣極我告之言深求反惑日用常行坦然明白夏葛冬裘渴飲飢食

泰否

泰之初九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也君子於泰之時身雖在朝廷之上而其志未嘗不在山林惟其志在君故與同其休戚而無憤世之失

程朱易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理或遲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註易儒者於談理日

勝乃復盡畧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川為最兼象數則朱晦菴為詳今集二書為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云

易通鑑

易以明天地萬物之理通鑑紀治亂興亡之跡推其理而知其盈虛考其跡而究其得失是其學也有用其於用也斯為有益予昔之學貪多務得余今之學捐華摘實手此二書朝夕紬繹追其久也怡然理會渙然冰釋寂然不動退藏於密

近之不遜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勿忘勿助長

上云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意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爲二字故爾盖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

作文法也

人生苦樂

人生斯世非樂即苦樂者人之所欲苦者人之所不堪自非喪心之人未有不知所避就者然而識真苦樂者少故列於後

有全樂而無苦者

逍遥無爲一念不生

不能忘念向善戮懸

觀聖賢書日有所益

父母俱存閨門和樂

親近師友講貫義理

隨力所及濟人利物

有佳子弟向學奉親

良辰美景觀玩山水

身體康强老而不衰

國家安寧時和歲豐

父母俱慶身登高科

衣食粗足知足不貪

有苦樂相半者

飲酒可樂而有中酒之苦

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

妻妾可樂而有戕賊之苦

珍味可樂而有造業之苦

為官可樂而有膺憂責之苦

營生可樂而有多慾之苦

有須臾之樂無窮之苦者

賭博

狎娼

弋獵

沉湎

喜諛佞近小人

籠養

戲鬪

好勝健訟

有苦樂相因者

久病獲痊

失物復還

行人忽得

惡子改過

被禁得釋

苦樂

或曰何者最苦曰生不肖子最苦或問何者最樂曰有賢子最樂夫寬慉會他苦猶可逃獨子弟不肖教之不從怒之不改遣之無所日爲不美事以惱尊長悰抱是謂至苦若得賢子其樂亦非他樂可比也

或問何者最苦多事最苦或問何者最樂靜坐最樂

或問何者最苦聲色最苦何者最樂悅義最樂

又

成實論衆生得欲無厭如飲鹹水不足故樂無所求欲乃名為樂　身為衆苦之聚身為衆苦因緣人受虛妄樂便生貪著以貪著因緣生守護等過當觀樂甚於苦也樂為苦門以貪樂故從三毒起不善業墮地獄等受諸苦惱當知皆以樂為根本一切合會皆離別相別所愛時深受諸苦故知樂者甚過於苦

樂受是煩惱生處所以者何以貪身故則欲所須欲因緣故恚等煩惱次第而生是故樂受是生死根本所以者何因樂生愛如經中說愛為苦本樂受難捨甚於桎梏又生死中愛樂受故所以者何以貪樂故不脫生死又此樂受能生苦求時欲苦失時念苦得時無厭如海吞流是以為苦又樂受是衆疲倦因所以者何衆生求樂因時雖經嶮難以為樂故心不懈倦是故智者應當觀苦又樂受名衆苦因所以者何以貪樂故能起善業為現樂故起不善亦是

一切身受之因所以者何取樂生愛愛故受身未離欲者愛此樂受愛因生苦故知樂受是衆苦本　又樂受味是貪等因若無樂受則無所貪凡夫不知皆以苦爲樂　苦者多求樂者不求

苦樂

享欲樂者如食糖初甜後淡受貧苦者如食橄欖初澁後甘

苦樂不同

今人家之治産也相忍以飢寒相强以苦勞雖犯單

旅之難飢饉之患詎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前之為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先苦後苦

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遊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命也自取之也

三樂

世有三樂真樂也一曰天倫之樂安貧心地之樂三曰講習之樂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

人倫之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此心地之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講習之樂也人倫之樂自父母兄弟之外妻室欲其同甘苦子孫欲其師教宗族欲其和睦女之適人者欲其得所歸結自人倫而推之有一敗人意則非樂也心地之樂豈止俯仰無愧怍而已其道德必與聖賢合與天地並可也道德未同乎聖賢未同乎天地不可以已也講習之樂何止於得英才而教育凡學問德行之有勝乎吾者吾方且師之雖受人之教育亦樂矣

此三者天下之真樂不此之樂而以外物為樂樂未一二而憂已八九世俗以為樂識者不貴也

憂樂

世間遇如意事其樂不過三四至於不如意事未至亦憂已至亦憂過去亦憂故憂樂雖曰相對要之樂少憂多也

憂

成實論云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其憂難除亦能深生熱惱又云憂要以智斷至哉斯言

又云愚者常憂所以者何恩愛乖離怨憎合會所求不得故常憂惱又此憂從二因身心不淨如糞塗毒蛇龍鼈熊汙又此貪欲常癡中行譬如狗齩血塗枯骨涎唾合故想謂義貪者亦爾於無味欲中邪倒力故謂爲受味衆生以貪欲因緣樂少苦多所以者何如富貴處少散壞時多　愛欲者爲樂因故備受諸苦請求時苦守護時苦用時亦苦如務穡商賈征伐仕進等是求時苦守時恐怖畏失故苦現在無厭故苦歡愛欲有五種患一味少過多二諸結熾盛三至

死無㪅四聖所呵棄五無惡不造　諸煩惱生皆因
於貪如貪身故起諸煩惱又愛使不拔則數數受苦
如毒樹不伐則常害人人貪欲使衆生負荷重擔
衆生為無明所蓋貪愛結所繫往來生死無有本際
貪斷故色斷乃至識斷此貪以無常等現故斷斷此
貪欲則心得解脫色貪斷則無色無色則苦滅故知
貪欲為堅固縛又貪欲如賊而衆生不見其惡又貪
欲常於歎美門中行故名深惡一切世間所樂各異
貪故和合猶如乾沙得水揣著若破得諸樂當捨一

切欲樂捨一切欲故得畢竟常樂若欲生一從喜生二從憂生若失所愛物是從喜生從憂生者從所憎事生亦從嫉妬等生未離欲者嫉妬等結常惱其心又多衆生憂惱報

貪

成實論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於飲食不知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生以愚癡故貪欲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動修善則貪欲得

便於非行處行則爲貪所侵惱不净等未能壞緣則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思量心弱隨逐所緣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於貪欲中得見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

問曰貪欲有何等過故欲斷耶答曰貪欲實苦凡夫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則斷　又受欲無厭如飲醎水隨增其渴何故得痛樂　又受欲故諸惡并集如刀仗等皆由欲故　佛說捨欲應當思惟所有諸苦何以而有當知皆以身爲因緣身因於貪　是貪

常於不淨中行如女人等是女人得大樂當捨離少樂故能得無量樂智者更無別利如離貪愛心隨心離貪愛則滅諸苦惱又此貪欲為害善法所以者何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福利　又說貪欲為大海無邊亦無底波浪漩澓深惡蟲皆羅列如是諸險難無人得渡者但住淨戒般得見正風利佛為大般師能示諸正道如所說修行是者則能渡　貪欲最為難斷一切貪欲究竟皆苦所以者何貪愛事

必當離散因緣必有憂苦佛於處處經中說種種喻呵此貪能害慧命故說為毒在心即苦故名為刺能斷善根故名為刀能焼身心故名為火能生諸苦故名為怨從心中生故名為內賊以難拔故名為根能汙名聞故名淤泥障善道故名曰坊礙內疼惱故名箭入心起諸惡故名不善根沒生死海故名為河劫盜善財故名為賊問貪欲有如是過當云何斷答曰以不淨觀等遮以無常觀等斷若人能知一切無常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因緣貪此貪則斷

頌

[illegible]夫爲而惱先自燒惱然後燒人云何當斷曰常修慈

悲喜捨瞋恚則斷見瞋過患是則能斷又得真知瞋

恚則斷以忍力故瞋恚則斷　爲瞋恚者欲惱害令

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於人自所得惡過百千倍

故知瞋爲大自賊損故智者欲令自利得免大苦夫

罪應當行忍云何能忍答曰若人善修無常了達諸

法念念生滅罵者受者皆念念滅是中何處應生瞋

耶又善修空心故能忍辱作如是念諸法實空誰是

罵者誰是受者又是苦實則[illegible]又我實有過何故瞋
邪若是不實彼人自當償[illegible]罪我何故瞋又若聞
惡罵當作是念一切世間皆隨業受報我昔必嘗集
此惡業今當償之何故[illegible][illegible]又我於此聲取相分別
故生憂惱即是我咎以忍辱者不咎他人又念諸佛
又衆賢聖尚不免罵何況於我又作此念世間多惡
不奪我命已為大幸況打罵耶又作此念此惡罵等
於我無苦易可忍受如佛敎比丘若鐵鋸解身身尚
應忍受何況罵耶

慢

身為不淨九孔流惡何有智者恃此自高又觀無常等相則減憍慢

無明

一切煩惱名為無明世間衆生以無明力故貪求少味不見多過如蛾投火如魚吞鉤衆生亦爾現貪少味不顧多過　諸惡道皆因不善不善皆是無明如真實珠盲者棄諸煩惱中無明最强如經中說無明罪重亦難除解故知無明是諸苦根本於無常中生

常想猶如空拳以誑小兒亦如幻師能現前誑人令
見土爲金無明人於畏處不畏善處不善憎惡善人
愛樂惡人倒取人意常喜疑疾堅執邪事不知慙愧
樂處黑闇及不淨自大自貢喜輕蔑人
憂也貪也瞋也慢也無明也皆爲善之大害
極其情狀與其對治之方未有如釋氏之說
故具載之
不善
成實論若行不善則自賊其身况他人耶行不善業

今雖不現果報則著是故雖少如毒雖少亦能害人如債雖少漸漸滋息又行不善明不樂以樂行不善故失人天樂不樂樂者愚之甚也

善樂

成實論云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之為善為惡而報未驗者皆於其未熟觀之也至其熟時決不可易矣

浮屠氏之說比聖人之言雖不免偏然直是

濟世良藥藥之治病剛柔之劑必偏以其疾偏故以煖藥攻寒疾以凉藥攻熱疾隨病下藥故不免偏也

遜畔

古語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晚唐有一賢楊玢往偽蜀久官于外所居地為隣所侵其子欲訟之於是作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禾黍正離離遂不復訟隣里爭地界者或為人所侵或恃強侵合衆過後尋閙或以興訟或

以招怨者多矣若作此觀思乎過半矣

意向則重

青紫品章朝廷所以别貴賤者固然矣比者國有大故官寮服衮其不得服者亦深慕得服者以此知意向所在則重也

各有氣候

牡丹芍藥於春為宜芙蓉桂菊於秋為宜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樨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强開氣象故殊也

無厭者自生煩惱

漢武帝通西域平南越破朝鮮伐匈奴斥地數千里猶不知止終至於下輪臺之詔唐太宗平高昌珍吐渾虜延陀誅突厥羈縻萬里之外猶不知止終至於不能勝高麗是之謂無厭自生煩惱者幸其晚而悔若不知悔則如秦始皇隋煬帝唐明皇覆亡繼之矣然而得利者必至無厭不肯遽止是以不可勸諫譬之盜賊不敗不已也

劇家享成聚冢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亦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盜亦有道

盜未易為也莊子曰盜亦有道非有智數才力膽氣足以服人者人不服之其為魁固難矣雖其徒黨若無一長盜魁亦不收之又為者亦須命好然後不敗故曰盜未易為也

盜未嘗樂

盜恣為凶横酒食衣服唯意所欲然而日虞見捕雖

涇樂中未嘗樂也

衣食粗足不肯為盜

粗有衣食者不肯為盜十金之賈不肯䁑稅此中中之智能之不待遠識也

族弟試見黜不憂

族弟試見黜不憂或問何以不憂對曰今年雖黜明年尚有試期留取其就明年試若今年憂而死明年無其試矣此言殊有理

惜別

家妹見訪骨肉相聚甚愜老懷童兒亦爲之喜其歸也不能不作惡坡詩云我始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西風西風亦已過恨別終無窮人情一也來時之喜即爲別時之慼親履此境尤見坡詩之工

聲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聲雪洒窗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未極其喜唯聞子弟

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是非顛倒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映古今當時乃磨韓公文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醲骫骳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屨不唯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印

證韓蘇二碑乎

顛倒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前詩為子弟者當以為戒後詩老者所當省也余老矣後詩為切

戀憾

啓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晉人風俗之弊

自夏侯玄鄧颺何晏祖尚虛無暨阮籍劉伶輩遂至放恣縱傲而潘岳等二十四友又至於望塵雅拜略無廉恥二者俱失也

十不善業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癡也而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爲十惡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設教吾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四勿四毋

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者禁止之辭也而孔子之所絶者四毋意也毋必也毋固也毋我也毋亦禁止之辭也人性本

善非有不善也然[illegible]亦不善斯善矣孔子之初亦自禁止不善始[illegible]之久則自然安行併與其所禁之者絕之矣然人未能遽至孔子之大成則當先知顏子之教顏子自四勿始可也若曰併與四毋絕之是自欺耳非為學之敘也

求

不足者求於人有餘者為人所求求於人為氣懾之狀固難為顏為人所求而無以應者亦難為辭求於人而得未免有怨為人所求而無以與之衆怨萃

焉何益親鮮散異若處中既不志於求人又不爲人
所求既免怨於人又免爲人所鄙非養生者能之所
謂處中者何也衣食粗給不當權位者是已至此地
者可謂世間幸人

物各從其類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心[illegible]自然親上心身穢濁
自然親下心身穢濁又自[illegible]爲地獄欲求與仙
佛同類無是理也

經鉏堂雜誌卷二